

人间物语

人间物语

不知何处有天涯

| 张振楣 文 |

一

远方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词眼。期待着在有限的人生，走更多的路，去更远的地方。

远方在哪里？不知道。

只是朦胧地想象，远方是陌生而美好的，远方有从未见过的人与风景，远方有天之涯、海之角。

向往着明天，向往着远方，向往着比远方更遥远的天涯海角。

二

感谢古人的智慧，将遥远、无尽头的他乡，诗化为一个想象中的空间：天涯海角。

世上真有天涯海角吗？

也许有，也许没有，也许在每个人的想象中。

自古以来，在中国的文字中，天涯海角是一种想象、一种泛指，没有确定的地点和对象，却蕴涵着更多的审美指向，而令人心驰神往。

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；

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；

“今年海角天涯，萧萧两鬓生华”；

“遍行海角与天涯，烟阁云台不似家”；

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；

“春日在天涯，天涯日又斜”；

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“断肠人在天涯”等等，都是人所共知的名句。

“天涯呀，海角，觅呀觅知音……”这是电影《马路天使》中昔日著名歌星周璇唱的流行歌曲。

“在遥遥的天之涯，萱草花开了……”这是当代电视剧中的主题歌。

两者都把无限的深情寄托在遥远的天涯。

连儿童歌曲《歌声与微笑》中也唱道：“明天这歌声，飞遍海角天涯……”

脍炙人口的李叔同的《送别》歌，将“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”的离愁别绪，渲染到极致，被一代又一代人们传唱。

天涯也好，海角也好，文字也好，歌声也好，所表达的，不是单纯的地域环境，而是意味深长的情感倾诉。有忧伤、有缠绵、有向往、有惆怅，表达出各种不同的情怀。

这是被诗化的“天涯海角”的独特魅力。

三

庆幸的是，在今天，真实的、南海边的天涯海角，应运而生。它就在离海南三亚市区20公里的天涯海角风景区。

上世纪80年代一首流行歌曲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，让藏在南海边上神秘的天涯海角，一下子名扬四海。千百年来，虚拟的“天涯海角”，从此找到了具象的落脚地。不再是虚幻、想象中的天涯海角，而是实有的、可以抵达的一片海滩。

由于天涯海角的独特地位，三亚，一个昔日的渔村，就此脱颖而出，被更多人知晓。

在中国的海岸线上，有着无数个海天相拥的海滩，唯有在三亚的南海边，人们才找到和认可了名副其实的天涯和海角。在地域位置上，它位于中国最南方；从人的感觉来看，这里是蓝天的尽头，海岛的尽头，也可以看作是大海的尽头，称得上“天之涯、

海之角”。

并非刻意的夸张。前人的摩崖石刻，两百多年前的“天涯”，一百多年前的“海角”，就镌刻在海边高大的巨石上，面向大海，迎风拥浪。

从此，在中国的最南端，“天涯”与“海角”遥相呼应。

此外，海滩上的“南天一柱”，在数十年前被印上浅绿色的两元人民币而被人们熟悉。

四

在海南，如果有机会作一次环岛行，那么扑面而来的将是数不清的海湾、海滩，据说有68个之多。这些地处南中国海的海湾、海滩，有着热情洋溢、妩媚迷人的共同气质，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色。

文昌的石头公园、铜鼓岭，月亮湾，万宁的东山岭、日月湾，陵水的清水湾，昌江的棋子湾，乐东的尖峰岭，三亚的南山、大小洞天，等等，都以海边的巨石和沙滩取胜。但众望所归的“天涯海角”，非三亚的天涯湾莫属。

著名书法家、佛教界权威人士赵朴初先生，在游览了“天涯海角”后题诗曰：“不知何处有天涯，四季和风四季花，为爱晚霞餐海色，不辞坐占白鸥沙。”平实的文字，抒写了对天涯海角的赞赏之情。

沿着景区的沙滩前行，不同造型的巨石矗立在海边或海水中。经历了亿万年来来的栉风沐雨，这些巨石成为大自然的艺术品，千姿百态。

在这海天尽头，在这远离人间喧哗的“天涯”“海角”，人们的感受和心情是复杂的、各种各样的。

有人说，不远千里来“天涯海角”景区，就是为了看两块石头吗？

有人说，到过“天涯海角”，这辈子，满足了！

而更多没有来过的人，年轻的，年长的，男女老少，都把去海南的“天涯海角”，作为一生中美好的心愿。

常看到在沙滩上，年轻的情侣们，把“情定天涯海角”，看作一生最浪漫的时刻。

五

黄昏正在来临。热闹了一天的海滩，安静了。

在闭园之前的最后时刻，只见景区大门口忽然涌进了一支旅游团队，好几十人。游客们急切地连奔带跑地朝着海边冲去。我知道，这些游客都从南山过来，途中耽误了时间，以致游览天涯海角的时间被压缩了。

这时候，金色的晚霞正从海面上升起，瞬息变幻，这是景区一天中最美的时刻。披上晚霞的天涯海角，正以最美的容颜，凝望着这些迟来而有些急促的游客，给他们以安慰和补偿。

我放慢脚步，徜徉在黄昏的霞光里。涛声依旧，浪花欢笑，海天辽阔，无边无际。远方的海水，有节奏地、不知疲倦地涌来，冲击着沙滩和巨石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最南端，呼唤着：天涯海角、海角天涯！

天涯啊，你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其实在每个人心里，都有一个天涯海角，那就是寄托着美好意象的诗化的远方……

正如赵朴老的诗句所言：“不知何处有天涯……”

沉默的河

| 胡子寅 文 |

这是一条沉默的河，我每天都会从它的身旁经过。

当年小学语文课上，老师曾声情并茂地讲解汉乐府的《江南》，水乡密布的河网，就如同采莲的江南姑娘的背影那样，婀娜多姿。我不得心驰神往，感叹着说：好想去江南水乡玩玩。老师顿时哑然失笑道：我们现在不就在江南水乡么，我们的家乡，可是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，离我们学校不远就有条河，你没去那玩过吗？哈哈……我沉默了。首先，我为自己的家乡位于美丽的江南而高兴，但更多的是不解。我当然知道老师说的那条河，可是那条河看起来可一点也不“江南”。

我初次与这条沉默的河有交集，应该是幼时去表哥家玩。小孩子爱动，那时我们总在老房子附近游荡。

门前小巷的尽头，有一大片开阔的高台，似乎是当时居民的晾衣场。穿过那些幽灵般随风飘荡的床单衣服，就能见到这条河。一股腐烂水藻夹杂着机油的刺鼻气味，扑面而来。

对岸，堆叠着一排被烟熏黑的厂房，更远处，还可以看到钢铁厂巨人般的烟囱在吞云吐雾。对了，我家乡的小镇，曾经是冶金重镇。

我初次见到这条河时，总感觉有些不舒服，但表哥却早就习以为常。恰逢春节临近，我们玩起了往这条河里扔炮仗的游戏，幻想着，是不是可以惊动那河水里恐怖的水怪，再由我们两个少年英雄打败它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而我一开始的不适也很快随风而去。

后来，表哥家的老房子拆迁了，原址上盖了新小区，河对岸的机械厂，也变成了商业中心。

没过几年，曾经的冶金重镇的支柱产业——钢铁厂，也伴随国家环保减排的政策拆毁，搬往祖国的其他角落。我和其他无数家乡人洗过澡的工人澡堂——我还记得，澡堂里滚烫的水和人们烫得发红发亮的背掩映在水汽中；打过针、挂过水的钢铁厂医院——我还记得，那医院打针比市里的儿童医院疼上不少，一起变成了瓦砾堆，再变成一片辽阔的荒地，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灌木野草。只剩下几座高炉和烟囱，孤独地矗立其中。唯一不变的是这条沉默的河，无言地从荒地和新建的小区间穿流而过。当然，它看起来干净了不少，河岸一边的小区也栽上了一大排翠绿的垂柳。和之前熏得漆黑的厂房比起来，视觉上柔和了太多。

几年后，我高二时考完俗称“小高考”考试的当天夜晚，我的一位高

中同学跳下了这条河，再也没有回来。那位同学，我并不是十分熟稔，但他是我所读高中为数不多和我来自同一所初中的，无形间拉近了一层关系。我们并不在一个班，属于见了面，会点点头打个招呼的那种。高一回初中玩时，偶尔会碰见他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他是一个略有些瘦削，大大咧咧、爱交朋友的外向少年，实在想象不到，居然有一天他会选择这条路。我并不算他的朋友，在听到这不幸消息的一刹那，并没有感到剧烈的伤心与难过，但我还是感到一种沉重的落寞——以后，我再也不会见到那个爱笑的，每次见到我都会和我打招呼的少年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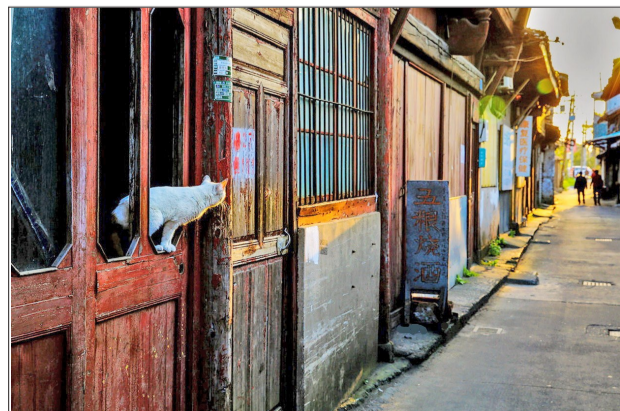
在他离开不久后的某一天，我走上那座桥。几百米远的地方，就是曾经钢铁厂的码头，那片水域一下开阔起来，再加上背景里钢铁厂拆毁后的荒地，那一幅荒凉阔大的画面，顿时让我感到：作为一个人的孤独与渺小，不管是面对自然还是时代。我那位同学在河水里沉浮挣扎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会感到孤独呢。

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，我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去探索更多的空间，我曾沿着这条河一路向西，看到了它沿途更多的风景。这条河变得更清爽了，原来大桥旁的钢材市场，变成了木材市场，机油味变成了夹杂着发霉气息的木头味。

穿过大桥，从一条小径可以到达一条沿河大道。这里车辆、行人都比较稀少，再加上沿河有个新造的湿地公园，是个散步休息的好去处。我天天都会经过这里。不过，钢铁厂原址那一大块荒地依然寂寞地保持原样。略有耳闻说已被某家企业买下了，这块地要打造一片豪华商业街区，但现在似乎并没有下文。

沿河大道上，路过的人们，总是带着一副疲倦的面容，行色匆匆，只有老人和孩子会慢悠悠地逛着，享受着河面吹来的微风。而那新造的湿地公园，也确实光鲜亮丽，看得出花了不少钱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漫步其中，看着湿地公园里孩子们手中飘飞的风筝，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掠过的白鸥，码头处鸣笛的货轮。即便是这条沉默的河，在这一刻，也生动活泼了。

看到身旁的孩童，一边牵着长辈的手，一边蹦蹦跳跳地欢笑着。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有转世一说的话，我那位同学，现在正是我身旁这位孩童的年纪，无忧无虑。那我们呢？千千万万钢铁厂的前职工，千千万万的其他人，我们就是这条河里的河水，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仍然迟缓地，沉默地流向远方。



老街

摄影 苗青